



南風隙，語細細

◎陳妙玲

返鄉的候鳥，每每看到社群網絡貼出走讀各個村落、挑戰太武山秘境、活島聲歌鄉鎮巡迴……豐富多元允文允武的活動，我卻只能隔著海興嘆：我也想認識島東島西不同聚落風情、我也想在鄉下體驗用黃槿葉做土豆殼、我也想走圳仔溝、探索太武山每條古道、我也想飛去金門話唸歌……每每因為瑣事纏身無法參與，總是心生遺憾。

詩人，我是在確認中秋連假返鄉機位沒問題之後，看到「藝起金門」粉專頁貼出社區文化體驗小旅行活動，其中二場——9月30日行走南風隙古道以及10月1日走羊角古道時間是我所能配合得上的。9月15日吉時良辰一到，我手刀報名，幸運地搶到秒殺名額。對於一個慣常寒暑二季——近年來才多了三月豆梨花季。

詩人，我是從你的文字中初識羊角古道。因為撰寫村史的重責，你在整理家族神主牌跟譜系表過程中，發現幾個年輕人死於明朝嘉靖年間39年同月同日——一翻閱史書，才知道那一天正是公元1560年四月初二日，倭寇大戰村民武裝組織，死者百餘人，村民復竄匿太武山石穴中，旋又被倭寇於洞口放火焚燒——而那血淚斑斑的太武山石穴就是今天為人所知的羊角囊。

詩人，相對於羊角囊有據可考的慘烈史實，我對於南風隙古道所知有限，手邊的資料告所我：塵封於太武山半世紀的南風隙古道，為斗門先民越過太武山的重要山路，隨著山勢蜿蜒而上，宛如一條緊貼山體的巨大龍，陡峭難行——是了，我的父親生前常指著斗門登山古道的方向說：「阮細漢爬大山從那裡上去……」。

2023年9月30日下午15:00，我站在地標：https://maps.app.goo.gl/E1uTKwxxz3ZbGZ99g_st=il所在位置，南風隙古道入口在斗門登山口，過水泥橋後分成V字形兩條路，左邊是往倒影塔方向，右邊就是南風隙古道。

看著厚實花崗岩石上「太武山古道登山口」幾個描紅大字，想像著，當年父親就是從這裡上大山的吧？啓程前，小米科長提醒走南風隙古道的三不：「不要

跳，避免受傷；不要踩孔雀或者老鼠的排遺，以免將細菌帶回家；不要急，跟不上的時候喊一聲，前面的人會停下來等……」。

「登山路上剛好對到太武山兩座高地之間形成的缺口，每年夏季時，西南風由缺口隙縫吹入整個何斗平原，村莊反而受風害所苦，於是在馬鞍點用大岩塊砌成石牆，減弱強烈的西南風……」這是南風隙命名由來。

行進古道間，熟悉的馬櫻丹花香陣陣撲鼻而來，觸目可及的木麻黃叢牽引我的思緒，父親當年爬大山，可是為了耙滿山遍野的木麻黃叢而來？父親當然無語。然而，他在世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些自以為幽默的反話「一句謠闇未曉話」「狗來俺舅在吠」「不要忘記別人的東西」此時卻輕輕悄悄在我耳邊響起。

尋訪到了兩座山間馬鞍部的古石牆，也見到在南風隙古道約三分之二處的仙人座及馬蹄印。回程從倒影塔旁邊斗門登山古道下山，已然夕陽西下。我想像住在斗門老家的阿伯阿姆堂姊去山做賜忙完一整天的農活，領著大黃牛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遠方有炊煙裊裊，而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兩年疫情，嚴重打擊觀光旅遊業，一向喜歡到處趴趴走，國內外各大景點踏青尋幽攬勝的親友，都乖乖窩居在家追劇或拈花惹草，上網團購；好不容易疫情趨緩可以再度出遊，親友團呼朋引伴相偕出國，最近旅遊業忙翻天，不少親友到各國走動，紀念品和名產一再出現了，幾乎個個歡天喜地意猶未盡，不禁想起32年前首度出國的惡夢。

第一次出國是度蜜月，一出遊就是八天的泰國之旅，三十二年前的出國旅遊算稀貴，親朋好友得知度蜜月往泰國去，煞是羨慕，畢竟當年少有親友出過國，兩人出門多人興奮，感覺是一大票親友跟出門了。

這一團三十位，領隊據說是多年帶團經驗的老手，我們是幾家旅行社合併的，在小港機場搭機，集合時最重要的一點，有幾個團員得補美金一百元，這是什麼情況？議論紛紛後，沒有人要補差額，護照在領隊手裡，怎麼能不出國？團隊裡有兩個領隊熟，透過他倆關說，就不補差額了，我們以為領隊大發慈悲心，錯了，未來的八天很精彩。

到每個景點都不忘帶我們去採購，在車上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推薦各種名特產，有聽他建議採買的團員，領隊天天時刻給笑臉，極少購物的幾個就給你春天臉色（後母面），每天晚上在住宿飯店絕對吆喝摸八圈，領隊輪流看隔天他的心情可判斷，最誇張的事件就是我們三個被放在泰國街道。

本來就沒有行前解說，也沒有旅遊手冊，領隊只是在車上大概說一下這些天會去哪些景點，聽起來都不錯的旅遊勝地，根本沒有傳說中的人妖秀泰國浴，心中竊喜，臨出門前有去書局翻閱泰國旅遊觀光景點，大致都雷同，反正就是高高興興出遊！

怎知某天晚餐後，領隊提出要去看人妖秀還要去泰國浴，每個人要再付費，不去的團員怎麼辦？就在陌生的泰國街道自由行，就這樣我們夫妻和一個去過十幾個國家的歐里桑遊走在曼谷街頭，慶幸三十二年前的泰國還算民風純樸，我們三個平安回到住宿飯店，接下來的行程也都平安順利，領隊買了一條貴三三的鱷魚皮帶，聽說天天打麻將跟團員贏了不少，加上購物的回扣，這一團讓他荷包滿滿。

【小說連載】

秋月西沉

◎陳長慶

天河不屑地說：「話先講好，不要臉是妳自己說的，我並沒有講。誰對誰錯，老天爺看在眼裡。了不起在妳心目中，我是一個不孝子而已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啦！」

秋月氣憤地警告他說：「有本事你就不要伸手向我要錢！」

天河語氣強硬地說：「妳放心，我絕對不會伸手向妳要錢，不過我倒希望妳把錢藏好，不要再遭小偷；也要好自為之，不要走了連長，來了營長，那會讓村人看笑話！」

「你說什麼、你說什麼，再給我說一遍看看！」秋月氣得全身直發抖，想不到以前上山下海種田養家，現在做生意賺錢供他們花用，竟養出這種不孝的兒子，不僅敢頂撞她這個母親，甚至還教訓她這個母親來了，簡直沒有良心、沒有天理！教她不傷心也難啊。

回想過去的那段時光，當丈夫遠赴南洋謀生而生死不明時，她含辛茹苦把他們養大，原以為兩個兒子是她此生最大的依靠，但他們長大後卻遊手好閒，甚至賭博、喝酒、抽煙、打架樣樣來，為她製造難以計數的困擾。現在竟用這種不堪的語言來羞辱她，這難道是為人子女該有的行為和態度？想讓她不傷心、不失望、不生氣也難啊！早知生下的是兩個不肖子，還不如不生，枉費她懷胎十月生下他們啊！但她似乎也必須自我反省，自己並沒有負起做母親的職責來管教他們，才會讓他們成為浪蕩子，才會以激烈的語言來頂撞母親。他們為什麼會以這種違背倫理的態度與她對嗇，到底該怪兒子不孝，還是該怪她這個母親疏於管教？

(一七四)

【科幻沙龍】

光纖無銅

◎謎樣星宿

此時石面的紋路不再回應，並突然變成許多看不懂的符號，但字裡行間包含許多相似的字形。也許它翻譯不出某種宇宙方位吧？隨後，石面才出現：

「簡單來說，位置在銀河中心附近，是你們看不到的暗物質星球，雖然我不知道暗物質是什麼，這是主人剛才要我轉達的。」

竟然連暗物質都出來了，若這是惡作劇，那幕後的水準也算蠻高的。

「為什麼要把你們放在地球上？」

「當然是讓我們在這裡玩呀！這裡是主人為我們建立的迷宮，我們最喜歡玩躲貓貓遊戲了。」

地球是個迷宮？乍聽之下似乎無法理解，但若換個角度想，面積遠大於陸地的海洋的確是個超級迷宮，且無路可尋。難道陸地只是這個迷宮的牆壁而已？

「那其他所有生物也是他們放的？」

「不是。我們身上附著的微型生物會自行演化，它們弄髒了海水，還爬上牆壁。」

「你是指爬上陸地？」

「一代又一代的寄生物，需要定期清理。銀河系的周圍設有八個清潔站，太陽在繞行銀河時若經過站

點，就是大清理的時刻。」

這句話轟地一聲在腦中產生可怕的連結與迴盪！難道在地質歷史上，生物大滅絕事件的謎樣週期性是這個原因造成的？原來我們只是寄生在迷宮的牆面上？自稱地球的統治者，卻只是需要清理掉水族箱的附著物？我不知為何，有種深沉莫名的悲哀湧上心頭。吃驚到無法言語的我，現在真心期盼這是一場惡作劇。

「主人剛剛跟我說，這次因為寄生物太多，讓海水提早變熱，含氧量變少，所以要提早進行大清理。」難道……它是在說地球暖化現象嗎？我語帶哽塞地問著：

「要怎麼提早？」

「把最接近地球的清潔站移過來就好。它已經快到了。我要先走了，再見。」

這時海面上突然間湧起幾個大浪撲向沙灘，在很遠的海平線附近，有一龐然大物正在突破水面緩緩上升，讓海水翻騰不已。那模糊的影像形似藍鯨，但不像是一隻自行躍出海面，更不是飛翔，比較像是被牽引。

鯨體周圍呈現一圈微弱的藍紫色，仔細一看，發現上方不遠處有個發著藍光的小點，那似乎就是牽引力量的來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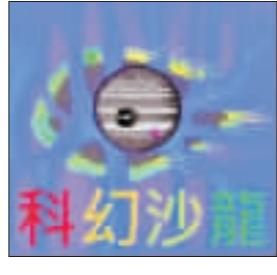
光點帶著包圍在光球中的藍鯨逐

漸遠離地表，飛向綠色小行星，成為一個漸漸消失的小亮點。隨後，從四面八方出現數千個小亮點，也迅速接近逐漸增亮的小行星。這壯觀的景象就如同天文奇景之一的流星暴被反轉了方向，所有流星同時射向輻射點並且匯集，最後通通融入了小行星的綠光之中。

此時充滿無力感而呆坐在海邊的我毫無睡意，似乎還不願相信剛剛發生的事，只想趕緊用手機通知親友，即使這絕對會被當成半夜看太多星星而出現的妄想症。還好，這裡手機訊號不良。接著出現的念頭則是趕快回家，但家在幾百公里之外，很難迅速趕到，我只能極不情願地撿起那塊可怕的石頭，看看是否出現「你被騙了！」

請看攝影機！這種荒謬好笑但此刻可說是充滿溫暖的整人節目結局，可是石紋卻已完全消失。失望的我只好帶著石塊上車，加速向著家的方向前進。

(三之二)



有愛相隨，楊再平、石莉安，走過陽翟老街「不見不散」。

(石莉安提供)

曲，象徵兩人的恩愛相守」。

老伴走後，傷心難過，丁財先生就再也不唱《針線情》了。

深耕文化傳播

再平能詩能文能編，就讀金城國小、金城國中、金門高中，即展現文字、編輯長才，國中時編《晨風》，高中時主編《金中青年》及《拓荒者》；赴台考取文化大學新聞系，主編金門旅台大專同學會會刊《浪潮》，也參加救國團新研會，入幼獅社當實習記者，當時我在劍潭的救國團大專青年期刊編輯人研習會當駐會老師，再平循線找到我，異地重逢，格外歡喜。退伍復學的他，亦擔任文化總會《活水文化雙周報》主編。

金馬戒嚴時期，1990年，結合一群義工，我創辦了《金門報導》社區報衡撞威權、軍管體制，時在台北任《產經新聞報》記者的楊再平亦加入義工行列，擔任主筆、採訪主任，共同投身金馬民主運動。

再平有筆如刀，為《金門報導》作了幾個精彩的調查報導專題，包括軍方非法炸石變賣到民間水泥預拌場的「翟山事件」，再配合立委陳水扁質詢國防部長陳履安，但勇於發難的下場，再平丟了正職的記者工作。

1992年金馬解嚴，再平回到家鄉成立文化樹工作室，協助金門縣觀光協會創會首任總幹事，舉辦金門觀光年會等系列活動，奠下金門觀光文化基礎；金廈小三通之前，與賢志文教會辦理「兩岸三地金門文學之旅」，高洪波、袁和平、劉登翰，金門有了第一批大陸訪客。

心念念母親島的文化紮根，傳播發展，社會改造。解嚴後，楊再平回到故里，除了短暫赴菲律賓、廣州工作，30多年來，就再也沒離開這塊土地。期間參與推動《金門學》，也在銘傳大學觀光學系取得觀光管理碩士學位，2008再赴廈門大學傳播學院廣告學系攻讀博士學位，並任教金門大學。

以《金門報導及復刊研究》取得廈大台灣研究院歷史所碩士學位的張玉洋評價這號人物：「新聞、金門、閩南文化，是再平先生的三個志業。再平先生對金門歷史和當下的關懷，令人動容」。

(上)

